

第一章 夜探芳華宮

芳華宮前兩株桃花樹枯萎已久，細雪覆滿枝頭，在月色中散發淡光。

夜風輕輕吹拂，雲散了又聚，半彎的月在其中若隱若現。

宮中只餘打更聲，屋簷上似有瓦片輕響，驚起毗鄰枝中一隻寒鴉，撲棱著翅膀沒入茫茫黑暗。

白婧一身黑色夜行衣，藉著一棵歪脖子樹下落，面前是一扇褪漆的朱門，此時宮門禁閉，被交叉貼上了封條。

此處應當就是芳華宮，其主人陸貴妃已故去多年。

陸貴妃陸惜玉，本是民間神祕組織青衣教首領之一，後背叛教會與一書生私奔。這十餘年間，教會一直在追查她的蹤跡，只因她手中握有一個極有價值的絕密，然而這女子狡猾至極，多年來青衣教一無所獲，直到最近才接到消息，原來當年的玉惜露玉女，青衣教的前明妃，早已改名陸惜玉，遁入深宮當中。

萬萬沒想到，當年手無寸鐵的書生，竟是微服私巡的當今聖上。

最危險之地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青衣教與大昭皇室不共戴天，她此舉真真是令人嘔血，也令人萬思不及。

然令人唏噓的是，陸貴妃獨寵多年，臨了色衰愛弛，死時封號被奪，葬禮簡陋，愛子不平起事，卻被奪權下獄，芳華宮淪落大昭禁宮。

萬幸，她手中的祕密尚未落到皇族手裡，暫時下落不明，但極有可能仍藏匿於芳華宮中。

白婧作為新繼任的青衣教「明妃」，自然有必要進宮來一探究竟。

若那物回到她的手中，定能重拾明妃在教中一落千丈的地位，也能以此作為籌碼，讓那些人放出師父……

白婧不想破壞門上的封條，選擇破窗入室，寢宮中陳設佈置倒是典雅，沒有落灰，看來有人常來打掃。

她一一搜尋櫃子暗格，卻一無所獲。

無妨，芳華宮寬闊，不在此處許在它處。

輕輕闔上窗扇，就在此時她聽見了幽幽的笛聲，似乎從院中傳來，如泣如訴，幽怨而淒涼，她心頭一凜，轉到聲源處。

黑夜之中，眼前場景顯得頗為詭譎。

膝蓋高的神龕中點了兩根香燭，散發著暈黃的光，鐵盆中堆得錯落的銅紙錢，熊熊燃燒，火光曜日，旁邊落了幾張被風吹動，空中還有紙灰飛揚。

白婧盯著神龕前的身影，目光不定，竟有人在此祭拜！

且不說此處是宮中禁地，整個大昭皇宮也是嚴禁私祭的。

神龕前那人迎風而言，身形修長，削肩長頸，從身形來看秀美勻稱，大約是個女子。對方橫笛在側，顯然正是吹笛者，其指節細白卻沒有羸弱之感，反而顯得細膩，像上好的玉器。

夜風俯衝過枯黃的草葉，向那人捲來，紺青色的披風被獵獵吹動，寬帽剎那掀下，露出一頭如瀑青絲。

莫非是陸貴妃的舊友？

香灰吹入眼中惹起痛意，白婧才發覺自己佇立過久。

若對方是習武之人，且功夫不低，便很容易察覺，她怎會犯這種錯誤？

踮足屏息，從影壁拐角處匿身，背後一涼，什麼破空而來擦過手臂，直直釘入廊柱三分，竟是一枚只有拇指大小的柳葉鏢！

她驚投一眼，吹笛人不知何時回過身來，手中的笛子正指向此處！

看來那不僅是吹奏的樂器，更是要人性命的暗器，這樣精密的程度，恐怕排得上江湖兵器排行前十了吧！

手臂傷處傳來火辣辣的疼痛。

距離尚遠，仍能感知那人視線，如月清亦如雪涼，激得人心底發寒。

白婧一個頓足，便知大事不好，四周如鬼魅般的黑衣人輕飄飄落地，而那人邁開步子向她走來。

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！

飛簷走壁，輕功奔逃，無奈四面楚歌，處處有黑衣人攔路。

看來那吹笛人身分極高，不過是出門祭拜，便有眾多護衛跟隨。

既然如此，她若貿然從芳華宮出，無異於暴露在皇宮禁衛軍的勢力範圍，恐怕還沒兩步就會被射成個篩子。

她腳底生風，一邊點住臂上經脈止血，一邊挑最暗最隱蔽的路線，路過一宮門洞開，不及細想便撲入其中。最危險之處便是最安全之所，前輩的經驗銘記於心。以最快的速度褪下夜行衣，踢入榻下，從屏風上扯過一條白絹，邊行邊打散長髮，滑入榻中，帷幔揚手便落，黑暗沉沉壓下，只餘少女肌膚瑩潤的光輝。

門被推開，吱呀一聲，能聽到腳步聲愈來愈近，似乎只有那一個人走了進來。

這樣安靜而危機四伏的密室，他當散步一般悠閒，連呼吸也輕輕淺淺，沒有半分急促。

白婧不敢動作過大，畢竟此時此刻，她是被動的一方。

耳邊聲音忽頓，帷幔果然被一手拂開。

少女半跪於榻，風起而衣衫滑落，腰線流暢如弓，裸露的肩背如無瑕美玉。

目光一滯，那人如被火燒般飛快別開臉去。

烏黑的長髮蓋住胳膊上的傷，白絹落地，其上血早已凝結乾涸。

她倉皇回首的眼眸，充滿驚恐而含淚光，真讓人覺得是誤闖某家小姐的香閨了。

帷幔上的手指緊攥，他閉著眼用了力，莫名的怒氣隱隱。

白婧草莽出身，並不在乎什麼女子清譽，只在乎能否掌握主動權，就像現下，這人很顯然從小受過孔孟聖人的薰陶，什麼非禮勿視男女授受不親，可笑被她牽著鼻子走。

只一件抹胸蔽體，她拉扯衣裙，做出慌忙遮掩的樣子，手中綁縛的腕帶中卻滑出袖刃。

薄薄的刀刃露出一指，向那人心肺處滑去，他反應極快地輕鬆躲過，白婧冷笑，卻是虛晃一招，翻腕向上，直向他眼珠剗去！

那人似沒料到上一刻還纖柔孱弱的少女，竟會使出如此惡毒的招數，一伸手，便將她手腕死死扣住，尖銳的刀刃只離眼珠一毫之差。

他長睫一顫，待要扭開她手腕，哪知又中了詭計，白色粉末直衝面上揚來，雖第一時間屏息，難免吸入些許，頓時渾身酸軟，意識到是軟骨散，且多半藥性極為強烈。

那少女見機近身逼來，直取命門，他腳步錯亂，一再後退，身後忽然一空，如入雲端般跌入重重錦被，而她停頓不及向他撲來，順勢壓在他身上。

帳頂轟然倒塌，蓋住二人。

白婧心中歎氣，沒想到潛入芳華宮的第一夜就如此兵荒馬亂。不知是因為寒冷，還是那人溫熱的呼吸，她的肌膚上起了細細的雞皮疙瘩。

她自小訓練夜間視物，即便是在狹窄黑暗的空間也是纖毫可見。

一路摩挲上去，單手擒住那已無力動彈的男子的脖頸，另一手持彎月形的刀刃緊貼，隔著薄薄一層肌膚，下面就是跳動的脈搏，隱見青色經絡。

她像一條蛇般將他寸寸圍困，欲要置其於死地。他雙手垂握在榻，這個時候還小心避免與她肌膚接觸。

他終於開了尊口，眉目帶著淡淡的狠戾，「束手就擒吧，妳走不出皇宮的。」

聲音好聽得近乎分金斷玉，立時顯現出富貴公子的風流意態，是天生適合調情的嗓子。

白婧自小長在青衣教中，不曾遇過這樣的人，一身男子英氣，卻如閨秀女兒般被精心嬌養。

許是二人距離太近，而這情景又莫名齷齪，惡向膽邊生，她掐著聲音柔柔道：「閣下如此窮追不捨，懷疑妾身是刺客，還是別有所圖呢？」別有所圖四個字，她刻意貼在他耳邊說得曖昧。「今夜你放過我，乖乖配合，來日必當相報。」

他不為所動，一語道破，「妳想挾持我走出去？」

「不可能嗎？」

白婧忽覺一陣暈眩，手腕微抖，他似乎也感覺到了。

「毒。」他喉結一滾，漫不經心地道，「妳中的鏢上有毒，稱『美人醉』，遇強則強遇弱則弱，觀妳武功上乘，想必不出五步便會醉倒。」

被讚美卻沒有任何愉悅，白婧冷冷地俯視他。

他淡淡地說：「況且，就算妳逃了，孤也有辦法找到妳。」

白婧維持著面上的平靜，心底卻掀起驚濤駭浪。

一為鏢上有毒，二為他的自稱，整個皇宮能自稱孤的有幾個？莫非他就是東宮太子，那個素有明珠美稱的姜與倦？他不是向來避而不出嗎，為何今夜會出現在此處？莫非皇室已經知道那東西的存在，她今夜是被人佈局設計了？

一連串的問題在腦海中炸開，加上毒性發作體力不支，白婧竟猛地軟倒。

一時間，周遭陷入詭異的安靜。

她咬牙伏在他的頸處，指尖刀刃仍不離，髮頂蹭到他的下頷。

可能她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輕聲喘息，姜與倦有些僵硬。

她忽然說：「太子，你我無冤無仇，我來此處也不過是緬懷娘娘。說起來還是你先動手的，我所作所為不過為了自保。」

「不可能。」他輕聲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一片黑暗，他明明什麼也看不見，卻準確地凝視著她，白婧有些慌，勉強穩住心神，再看時他已垂目，表情溫順柔和。

「潛入皇宮，說明有內應，這樣一身功夫也能偽裝，想必來頭不小。夜闖禁地，被發現後，第一時間不是外逃，而是選擇躲入這裡，說明妳對宮中地形瞭若指掌，之前必定仔細勘測過。故而，妳出現在此絕非妳所說的緬懷故人，而是……別有所圖。」他將那四個字原封不動還給她。

白婧猛地直身，撞他的下頷。

姜與倦輕吸一口涼氣，閉上眼，接著又道：「至於妳真正的目的，會有宗正寺替孤審問。」

雖試探出他並不知她的真實身分，她還是忍不住在心中罵道：好一個軟硬不吃、鐵面無私的王八蛋！

白婧冷然威脅道：「殿下，搞清楚，現在被刀抵著的可是你。」手中配合話語用力，鋒利的刀刃下血絲滲出。

他似吃痛，眉宇輕蹙起。生死攸關，驚心動魄。

他忽然抬眸，定定地望進她的雙眼，「俎上之肉，焉知不會是妳？」

不過瞬息功夫，局勢馬上一變，白婧被他屈膝摺倒，手腕受制，先前他人奪命刀，卻翻轉過來，抵著自己的頸項。

白婧驚駭憤怒地與他目光相接，這才意識到他之前的溫順只是偽裝，原來他在拖延時間恢復元氣！

姜與倦的神情依舊柔和，隱約一絲冰冷在眉梢浮動，「若妳坦白，孤尚且留妳全屍。」

白婧眼眸瞪大，為突然出現在他身後的黑影。

一聲輕響，姜與倦的腦袋忽然垂下，整個人趴在她的身上。

「走！」那侍衛打扮的人一掌劈暈了姜與倦，對白婧吐出沉沉一個字。

看清他的臉，白婧有些訝異，「師兄？」她推開壓在身上的人，借他手站起。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

楊恣邊走邊將那件夜行衣拋給她，「奉教主之命前來接應妳。」過了片刻才回頭看她，表情有點嫌棄，「怎麼搞成這副鬼樣子？」

白婧正將頭髮縮起，聞言，衝他嫵媚一笑，「還不是為了咱們的未來大計。對了，教主有什麼指令嗎？」

「教主命我帶妳回去。」

白婧頓住，「不行，暫時還不行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還沒拿到那個東西，」白婧神色凝重，「我不能無功而返，師父還在等著我們

呢。」說完仰頭看他，「師兄，你不想救師父嗎？」

楊恣愣了愣，繼而沉默下來。他們一個在前一個在後，小心翼翼繞過外間巡視的護衛，正穿過一座假山，楊恣感覺到身後少女停下了腳步，他回頭看去。

「師兄。」白婧將手掌舉起，五根手指如蔥管纖白。

楊恣不解，「怎麼？」

「我中毒了。」說完，她砰一聲往後栽倒在枯草叢中。

楊恣忙俯身查看，只見少女美目半闔，面色酡紅如桃花，唇瓣微張，衝他吃吃地笑。

「從小到大，我還沒喝醉過呢！」似乎想起什麼，她眯起眼「呵」了一聲，「聽說這毒名叫美人醉，你瞧我現下，跟這名像不像？」

見她媚眼如絲吐氣如蘭，雙頰緋紅如朝霞暈染，楊恣點點頭，「挺像……猴兒屁股。」

白婧看了一眼他冷峻的臉龐，忍不住捂著眼睛哀歎，教主怎麼偏偏派了這貨？若是其他分舵的弟子該多好呀！這木頭眼裡只有師父一個，根本調戲不動，往後得少了多少樂趣啊。

「誰下的毒？」

「你劈暈的那個人，」白婧揉揉額頭，「你可知那是誰？太子，沒想到他手中竟有『嚙歡』，改天弄到手玩玩。」

「嚙歡？江湖排名第三的兵器，雖是笛子式樣卻暗藏機關，那不是早已在十年前的動亂之中就失傳了嗎？」楊恣拉她起來，往她手中倒了一粒丹藥，「這是教主賜的解毒丹，應該能稍微延緩妳體內的毒性。回去取點血給我，解藥改日配給妳。」白婧嚙下解毒丹，這才覺臉上熱度褪去了些，眼睛不由得在楊恣身上打轉。

楊恣冷睇她一眼，「別看了，教主只給了一粒。」

「這麼小氣。」白婧嗤笑一聲，停在一處閣樓前，但見飛甍黛瓦，紅牆高閣，樹下寒蟲隱約，窸窣交織成一片。白婧擺了擺手，道：「好了，到我住的地方了。」

「妳在宮中是何身分？」

「司經局的掌典。」白婧慢條斯理從懷中抽出一條青色佩巾，繫在額前，「你瞧，是不是極具文人風流？」

楊恣對她的媚眼視若無睹，也直接忽視她的問話，「明日還要再去？」

白婧嘀咕一聲「瞎子」，天真道：「不然呢？」

楊恣皺了皺眉，「妳不用找了，丹書玉令不在芳華宮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既然妳我都能混入宮中，裡邊自然早就安插了潛伏的探子。陸貴妃薨逝以後，她的身分暴露不過在兩日之間，這兩日，難道就沒有我們的人去搜查過嗎？既然沒有任何消息，便證明丹書玉令並不在芳華宮中，甚至不在陸貴妃手裡。」

「那……」白婧訝異，「可若被大昭皇帝得到，必定有所風聲。既然那東西不在陸惜玉手裡，又會在誰手中？」

「假如妳有至為珍貴之物，且命不久矣，會將此物託付給何人呢？」

白婧回道：「你。」又添上一句，「或師父。」

楊恣道：「不錯。」

白婧轉過眼，心道：才不會給任何人呢，留著在棺材裡當個睡枕不好嗎？到了下面還能拿來賄賂一下閻王爺，換自己下輩子投個好胎。

她雖然這樣想，卻不影響正常思考，福至心靈脫口道：「陸惜玉有個兒子。」

楊恣點頭。

白婧不解，「可我聽說他因犯事被他老爹關起來了，你確定會在他手裡？那他究竟在何處？」

楊恣吐出兩個字，「詔獄。」

詔獄，關押罪大惡極的天潢貴胄之處，又有另一個名字——天字一號牢房，俗稱天牢。

白婧驚訝地挑了挑眉。

寅時，東宮侍衛長挺劍下跪，正跪於青年腳邊。

青年烏髮披肩，襯托臉色越發雪白，如鍍一層寒霜。他坐在榻上，望著自己最得力的下屬，神色瞧不分明。

「殿下，屬下來遲。」斬離請罪。

姜與倦垂目，後頸隱隱作痛，他沉吟片刻，安撫道：「無妨，今夜外出本就祕密，不宜引起騷動。你帶人守在外面，做得沒錯。」隨即他神色轉冷，「那人於禁地來去自如，更有人裡應外合，已成隱患，務必派幽均衛嚴查。」

斬離應聲道：「是。」

姜與倦眼神冷靜，手中捏著一條白絹，上頭染著點點血跡，如紅梅。

第二章 是福是禍未可知

日頭正好，白婧抱出頂樓有些發霉的書卷，去往院中，置於鋪好的青布上晾曬。她一身深青色粗布衣，頭繫同色佩巾，尋常宮人打扮，卻不知為何一舉一動皆有種別於他人的韻致，數位共事宮人與之擦肩而過，更顯出她的不同。

路過的掌事嬪嬪朝她看了幾眼，樣貌普通，無過人之處啊，偏偏背影瞧著，便覺這妮子腰這般軟，身子這般細，骨肉勻稱，行走端莊。

掌事嬪嬪在宮裡待了許多年，早練就毒辣的眼光，看人不會錯，這不大像個幹粗活的奴婢，許是家裡落魄不得已才賣身入宮吧，心一動，一合計，扭身向屋裡喝茶的司經局掌事詢問去了。

白婧潛入宮中已有半月，頂的是個商家女的身分，她平日不喜與人往來，旁人都覺得她不大好相處，是以也不怎麼搭理，她自個兒也樂得清閒。

做完活，想著去南邊的膳房「討」幾塊點心來吃，幾個宮女圍在一起嘰嘰喳喳，不知議論些什麼，白婧裝作路過，不太巧耳力極好地聽見了一切。

「太子挑選初禮宮人？」說話的是個臉上有雀斑的姑娘。

「何為初禮宮人？」

「就是那個、那個……」頭戴一朵黃色絹花的少女紅了臉，「教授殿下敦倫之禮的宮女啦。」說著深深垂下了頭，一朵小黃花在風中不勝嬌羞。

正值芳齡的少女們臉紅的臉紅，捂唇的捂唇，唯獨雀斑姑娘膽子大，憧憬道：「殿下會親自來挑選嗎？」

旁邊少女推推她，「聽說殿下今日辰時便出宮剿匪去了，妳別想了。」

其餘少女也垂頭喪氣。

太子？白婧回想昨夜，那立於寒風中被她錯認成女子的吹笛人，長得那樣斯文秀氣，放在江湖上就是一副好欺負的樣子，沒想到肚子裡壞水這樣多，自己還被他擺了一道。

想到這兒，白婧覺得心頭有股氣梗著，她冷笑一聲，不小心踩碎腳下枯枝。

竊竊私語的少女們驚呼，隨即鳥獸散。

半個時辰後，白婧、雀斑姑娘、小黃花姑娘站在院子中吹著寒風面面相覷，還有兩個不認識的，搓著袖子一臉惴惴不安。

相熟的姑娘們咬著耳朵，白婧則冷臉蹙眉。

吱呀一聲，房門被推開，一個兩鬢斑白、慈眉善目的嬪嬪走了出來，她在五個姑娘前站定，清了清嗓子說：「今日起，妳們會被調到通明殿伺候。待下月冠禮，殿下會從妳們之中親自指定初禮宮人。」

身邊一個富態可掬的公公忙以眼神示意，「哎喲，這可是妳們天大的福氣呀，還不快謝謝常嬪嬪？」

少女們醒過神來，或凝重或欣喜地紛紛行禮。

白婧錯愕之後也規規矩矩福了福身，口中道：「謝常嬪嬪大恩，奴婢終身難忘。」

常嬪嬪笑咪咪地點頭，領著五人出了司經局，一邊叮囑道：「到了通明殿，妳們會先做一些普通宮人的活計，待殿下回宮，再由老身尋個機會將妳們引薦到殿下跟前。這幾日，皇后娘娘或許會來相看一二，萬萬記得哪些該做，哪些不該做，哪些話說得，哪些話說不得，切莫亂了規矩，否則，老身也保不了諸位。」

她說話慢條斯理，卻不怒自威。

眾人忙答道：「是。」

一路來到東華門。

東華門內便是東宮，大昭太子的居所。

常嬪嬪一路上說了些毓明太子的事蹟，無非就是容貌好、性情好、文武雙全，似乎天底下沒有比她主子更好的男子了。

白婧琢磨她許是毓明的奶娘吧，聽說在自個兒膝下撫養長大的孩子都是這般，怎麼看怎麼好，就像師父看她師兄。

「進了這道門，妳們等於多了一個當主子的機會，不過，切忌一朝飛上枝頭，便把尾巴翹上天，殿下寬宏，也許不會計較，但老身還有崔常侍都會時刻盯著妳們。皇后娘娘對殿下也一向關注，時不時也會派人過來，妳們的所作所為都逃不過娘

娘的眼睛。」

她一字一句皆是告誡，眾女不由噤聲。

「還望各位姑娘謹記老身今日所言。」常嬪嬪說著，向五位少女行了個禮。她們嚇了一跳，光是這副謙卑的態度，便很出乎意料了，怎還稱她們為「姑娘」了呢？幾人連忙還禮。

白婧覺得她說話很有方法，先把姿態放低，給足她們面子，卻又把靠山端了出來，縱使之後真有人被太子看上，想恃寵而驕，惦念著提攜的恩情，還有她背後的皇后，約莫也不敢太過火，威懾意味十足。

常嬪嬪對白婧等三人說：「妳們既然是司經局出來的，便暫時在弘文館領個差事吧。」弘文館是東宮專屬的書館，殿下偶爾會到館中讀書或是辦公。

另外兩位是從司植出來的，便被安排到院中照料花植。

翌日一大早，白婧等人就被叫醒，常嬪嬪說為了早做準備，她們五人這幾天須得學習如何伺候主子。

第一天，學習脫靴、疊被、穿衣，其中還頗多講究，比如為殿下脫靴時須得平跪，以雙手捧足，脫襪時不得觸碰到殿下肌膚，神色要時刻保持恭敬，眼睛不得亂瞟，穿衣時，要根據情況挑選玉帶或是金帶，殿下的書案要時常拂拭，殿下喝的茶必須七分燙，殿下起夜要隨身伺候……

白婧嘟囔一聲，「是不是還得給他刷夜壺？」

旁邊的雀斑姑娘噗嗤笑了出來，見白婧看向自己，有點惴惴不安地低聲說：「對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白婧搖頭，接著聽她介紹自己姓杜，名相思，便也禮尚往來，「我……」

「白婧。」杜相思笑了笑，「我知道妳，做什麼都一個人，瞧著冷冰冰的，都不敢跟妳說話。」說完，還小心地瞟了她一眼。

白婧露出一個笑容，輕聲說：「我只是不太擅長與人相處。」

杜相思看著白婧，驚訝於她笑起來竟然有很淺的梨渦，為原本平凡的臉蛋增添了幾分生動與甜美。

杜相思若有所思，她偷偷觀察過，這五個姑娘中，白婧的容色並非上乘，倒是身量與氣質很是不俗……也許是她看走眼了。

常嬪嬪示範完，便讓幾人學著做一遍。

白婧抖開一件天水青雙蓮雲紋袖衫，手臂忽然被戒尺打了一下。

「方才老身是怎麼說的？殿下平日裡只穿素色常服，妳這小蹄子到底有沒有認真在聽？」

「奴婢覺得這件好看。」白婧瞥了眼屏風上掛著的一排白衣，看著常嬪嬪回道。

「妳覺得？妳覺得就可以了嗎？一切要以殿下喜好為先！」常嬪嬪揮起戒尺，又狠抽了白婧一下，神色極為嚴厲。

充作衣架子的杜相思憋笑憋得痛苦。

「是。」白婧忍氣吞聲，重新挑了一件雪色襪衫，披在杜相思身上，蹲下身，為她繫帶。

「好熱鬧啊，」一道明亮的女聲傳來，「這是在做什麼呢？」

常嬾嬾往門口福了福身，「杜小姐。」

身著紅裙、戴南海明珠簪的少女倚門而立，抿唇笑道：「嬾嬾不必多禮。我到此處來，不過是奉姨母之命給殿下送及冠的賀禮，順便來看看嬾嬾為殿下新選的侍婢。」

恐怕最後一句才是重點吧，常嬾嬾低眉順目，應了聲「是」，對白婧等人道：「這位是杜大人的千金，妳們須得稱一聲『小姐』。」

杜茵走到屏風前，手指摩挲過件件細膩冰涼的白衣。

常嬾嬾笑道：「這些都是殿下歸置的舊衣，不礙事的。」

杜茵輕輕撫過那被白婧放回去的青色袖衫，「若我記得不錯，這件乃是江南出任營造司監的姑父，在殿下十七誕辰之際，選用繡工最精細的繡女連夜趕製，快馬加鞭送至宮中的，即便是舊物，也當珍重才是，嬾嬾難道不懂心意貴賤？被人隨意觸碰，有所損壞可怎麼是好？」

她說著，眼光掠過五名宮女，特意在白婧身上停了停，又轉開。

送衣者貴，著衣者貴，而撫衣者賤。

常嬾嬾臉色微變。

白婧用肩頭輕輕碰了下杜相思，「妳本家？」

杜相思神色有些奇怪，搖了搖頭，說：「我們雖都姓杜，可那是御史中丞的嫡長女，皇室內定太子妃，身分何等尊貴，我豈配與之相提並論。」

聽出諷刺，白婧看了她一眼，神情微妙，又看向杜茵，恰好杜茵也看過來，兩人視線相交。

杜茵啟唇讚道：「不過妳這奴婢眼光倒是不錯。叫什麼名字？」

白婧一訝，見她雖臉上帶笑，眼底卻浮動著涼意，她垂下眼，低聲道：「奴婢白婧。」

杜茵道：「好名字。妳我以後都是在殿下身邊伺候的人，不必如此拘謹。我一見妳便覺得頗合眼緣。來，這是見面禮。」說著褪下了腕上的鐲子，二話不說要塞進白婧手中。

來自生人的觸碰，讓白婧下意識後退一步，餘光掃過眾人。

全程被無視的常嬾嬾臉上笑容有些掛不住，另外四名少女見到這樣的場景，眼光也有些不一樣。

此舉何意昭然若揭，讓她成為眾矢之的，看來這個內定太子妃不簡單，一來就給了一個下馬威，很不幸她成了靶子。

白婧使了些巧力，避過她。

杜茵不慎脫手，上好和闐玉的手鐲落在地上，斷成兩截。

白婧二話不說跪了下去，「奴婢該死。」

心愛的手鐲斷了，杜茵僅僅錯愕一瞬，再開口時，竟然一副歉疚的神情，和氣得

不得了，「唉，都是我不小心。沒傷到妹妹吧？」說著要將白婧扶起來。
白婧忽然想起小時候去山中玩，在土裡有一種蟲子，喜歡爬到人的虎口，軟綿綿的很好欺負，可是冷不丁就會咬你一口。
跟杜茵給她的感覺簡直一模一樣。
她借杜茵攙扶起身，仍是低著頭，面容溫順而眸光閃動，惶恐的表情做得恰到好處。
常嬾嬾打圓場道：「杜小姐是貴人，這玉鐲戴在您手上，不知浸染多少貴氣，您要給，她還受不起呢。」
杜茵輕飄飄地歎了口氣，「只是一番心意……可惜了……」轉頭，她讓自己的貼身婢女將碎片收拾了，同常嬾嬾告辭。
常嬾嬾望著翩翩離去的紅色背影，口中道：「妳們瞧瞧，這宮中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有許多，可做到極致的人少之又少，沒有這一份功力，何德何能擔得起未來國母的位置？」
她神色淡淡無波，話裡話外聽不出讚美還是貶斥。
白婧唇角微勾。

宣和十年冬，毓明太子奉聖命剿滅盛京城外百里浮及山的匪徒，意外發現其中混有前朝餘黨。
這些人還有部分混入流民之中，意欲在幾日後入京，毓明太子率其暗衛幽均衛數十人，利用地形引蛇出洞，當場處死反賊十餘人，將可能引發的暴亂扼殺在搖籃之中。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行動未傷一立流民性命，半月後，毓明太子回宮向陛下覆命，親自脫冠陳述，請求陛下在城外設立臨時寨營，安置流民。陛下讚其仁德，有古君子之風。
為慶賀毓明太子得勝回來，宮中由皇后操持，於十五舉辦夜宴。
一時間宮裡喜氣洋洋。
少女著湘妃色衫裙，雙髻綴纓紅流蘇，將美酒斟滿杯盞，纖纖玉手，執起杯盞，姿態優雅地遞給身邊青年，「我聽斬離說你受傷了？」
青年穿緋紅軟錦，領上一圈雪色狐毛，髮束白玉冠，中嵌鵝卵石大小的明珠。
宴會設於宮苑，几案邊花團錦簇，月輝清芒灑落，青年如同坐於月下花海之中，姿容出塵絕倫。
正是毓明太子姜與倦。
他轉過臉，輕瞥少女，頓了頓，回道：「皮肉之傷，不礙事。」
「那便是真的了，」少女柳眉一豎，將酒杯撤走，「傷患不能飲酒，不許喝！」
說著身子一轉，不知從哪個花壇邊溜走了。
姜與倦抬手揉了揉額頭。
因是家宴，眾人皆有些隨意，這方剛走，又有一名少女在他身邊落坐，柔聲道：

「公主還是這般任性。」

杜茵今日也特地穿了一身水紅，耳上寶石熠熠生輝。她為他重新倒了杯酒。

「殿下，妾身敬你。」

盛京第一美人的容貌，以紅裳相襯豔麗無匹，飲過酒後，雙頰也泛起紅暈，更添風姿，惹得旁人頻頻側目。

偏偏杜茵最想吸引的人，目光竟不在自己身上，而是落於案上，不知出神在想什麼，她不由暗惱，「太子殿下……」

姜與倦握著酒盞的手遲遲不動，聽到喊聲，才抬目，將酒一飲而盡，接著起身，歉意道：「孤宮裡還有卷宗，失陪。」

冬風夜來，月滿如盤。

從宮苑傳來的絲竹聲隱約入耳，白婧轉過翠竹林，攏了攏身上小襖，這是常嬪嬪特意向司衣局批下的，說是如今身分不同，須得體面些，便給她們添了新衣。

今夜太子回宿東宮，眾人皆知知道意味著什麼，五名婢女被勒令在房中好生準備。白婧卻偷偷溜了出來，她打算找楊恣討個東西，楊恣偽裝的身分是東華門守門的小侍衛，品階過低，出入內廷多有不便。

遠遠地看見身穿玄色侍衛袍的楊恣，手裡握著個什麼發呆，暗紫色，大概是個香囊。

白婧繞到他身後，習慣性地一拍他肩頭，「呀，師兄，這是與哪個好妹妹的定情信物？」

楊恣一低頭，便看見白婧湊過來的臉蛋，眼睛笑成月牙狀，誇張而不懷好意，立即將香囊收入袖中，帶她走到牆壁暗處，這才低聲責備道：「莫要胡言。」

白婧眨眨眼，朝他伸手，「跟師兄討一樣東西，允了師妹，我就不把這件事告訴師父。」

楊恣問道：「妳要什麼？」

白婧慢悠悠吐出三個字。

「化元丹？」楊恣不解，「妳要那東西幹麼？」

「有備無患。」

「聽說妳進了通明殿？」楊恣從袖袋摸出丹藥，丹藥一般都貼身放在其中，一邊問，「莫非妳想從太子身上下手？」

「說來話長，全是意外。」白婧一臉神祕道：「也是天意。」

丹藥到手後，白婧揮手道別，楊恣在她身後皺眉，嘀咕了幾句。

白婧將化元丹含在口中，一股草木清香悠然散開，感覺到全身經脈如泡在酒中酥軟，她知道這是丹藥起作用了。

想起楊恣交代的，此物的效用僅可維持六個時辰，之後經脈便會恢復如常，她不禁蹙眉，教主不是向來自詡煉丹聖手，怎麼製出來的成品都不怎麼頂用，跟那些

招搖撞騙的江湖術士沒差多少。

白婧揀了近路走，蛋白色的月光下，積雪堆在路邊好似碎銀，目光不經意一轉，她看見有個人站在樹後，這棵梧桐樹有二人合抱那麼粗，那人背靠樹幹，有些氣力不支。

白婧目不斜視，就當自己沒有看見，忽有些微的酒氣傳進鼻腔，氣味極為誘人，她轉過頭，剛好對上對方的目光，怎麼是他？

錯愕過後，她不免歎了一聲冤家路窄。

姜與倦眼神迷濛，神色恍惚。方才飲下杜茵給他的那杯酒的瞬間，他就知道不好。毓明太子素日裡酒量不錯，可他獨獨碰不得一種名叫「楊花落盡」的美酒，於他而言，此酒入喉的後勁足以媲美燒刀子。

這致命弱點連斬離都不知道。

那杯酒，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？

看見白婧，姜與倦只當是個路過的宮婢，招手道：「過來，扶孤一把。」

白婧摸不准他此言是否有深意，但一想自己易了容，又服了化元丹，有什麼好怕的？現下倒是個接近他的好機會，於是她規矩地行個禮，向他步步靠近。

看清他一身緋色，領上一圈雪白狐毛掩在下巴處，輕掃來去，此時正垂著眸，低低呼出一口氣，白霧在空中逸散。

溫文爾雅的面容沾染緋紅，一路染到耳垂。

他轉過臉看她，眼波流轉，長睫撲閃。

白婧看著這張臉，心情頗為複雜，她以後應該都不敢吹噓自己是「醉美人」了。白婧垂下頭，伸手去攙扶他，他身量比她高，頓時有種籠罩下來的壓迫感，她卻心思急轉，酒香混合花香，花的香氣是梅花，只有宮苑種了梅樹，所以他是剛從宴會回來？可身邊為何沒有任何侍從？

如果太子醉成這副模樣都沒人發覺，那只能是他自己不想讓人發覺，但是……為什麼？

姜與倦視線不明，嗅覺卻靈敏，這宮婢身上的氣息雖混雜著草木的清新，他仍辨別出些微的熟悉，且一時又想不起來在何處聞到過，於是穩了穩心神，借她的手站定。

仔細觀察她半垂的側面，耳垂軟白乾淨，輪廓流暢柔美，一張全然陌生的面孔，即便如此，仍有古怪感在心口盤桓。

他目光深沉地盯著她。

白婧被他看得發毛，小心翼翼托著他的衣袖，剛想說點什麼，手臂忽然被拽住，她不由「嘶」了一聲。

這隻手臂真是多災多難，又是中毒鏢，又是被戒尺打，就不能換個地方嗎？

哪知就是她這一聲痛呼，讓姜與倦瞳孔一縮，立刻將她按在樹幹上，她身子一震，蹙眉。

姜與倦仍有些不清醒，竟然順勢將額頭抵著她的額頭。

他額頭有些燙，讓白婧牙關一緊，她默默收回滑出袖口的月牙刃，這貨看著雖然

醉了，但她才服下化元丹，功力盡散，必定不是他的對手，還是不要輕舉妄動。他的手指在她腕上停留，似乎在探脈，過了一會兒，神色掠過一絲古怪。

他的手慢慢往上摩挲，觸到她脖頸，那偏低的體溫讓他燥熱的手指一頓，卻不多作停留，又往她臉上撫去，下巴，眼角，眉骨……不像在輕薄，而是在摸索什麼。白婧瑟縮著身子，不經意跟他對視一眼，立刻別開視線，像極了受驚的小鹿，內心卻冷笑，師父的易容之術天下無雙，自己可是她最有天賦的弟子。

姜與倦的手指頓在她眉邊，呼吸輕輕掃過她的鬢髮。

電光石火間，白婧立刻明白他想做什麼，可是晚了，她只來得及短暫地「呃」了一聲。

裁製的新衣毀了，肌膚裸露在空氣中，白婧已經可以想像常嬾嬾揮舞而來的戒尺。他留了力道，只撕開她半截袖子。

白婧眼前發黑，往常只有她撕別人衣服的道理，今天竟然角色互換，這算什麼事？姜與倦瞪大眼睛，滿臉的不可置信，因為他正握著一截光潔細膩的玉臂，骨肉均勻，不見一點傷痕。

巨大的震驚席捲過後，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事，他的心狠狠一跳，突然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猛然閉目，手鬆開停在半空，微微顫抖。

明明是他做的好事，她都沒說什麼了，他竟然臉紅得比她還快！

他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抱、抱歉。」

白婧捂住支離破碎的衣袖，怒火一路竄燒到心口，強行按捺了下去。

易容之術不僅可以改換容貌，小小一道傷疤也可抹去，使得肌膚與平常無異。

他想靠這個揪出她來，作夢！

但是自己起碼得有點反應，尋常姑娘遇到這樣的事，通常會是什麼態度？

她琢磨著，稍稍醞釀一下，突然「嗚」的一聲哭了出來，眼睛緊緊閉著，咬牙，淚水爭先恐後從臉頰滑落，看起來萬分委屈。

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掐大腿的手有多麼用力。

姜與倦還捏著一塊碎布，給她攏上不是，扔了也不是，尷尬萬分，但他仍故作鎮靜地轉移話題，「不要哭了，妳，妳是誰？」

她緊抓著衣襟，哭得說不出話來。

姜與倦全身都要燒起來了，在心裡罵自己禽獸、畜生，怎麼可以這樣為難一個女子？

白婧忽然搖頭，從貝齒間擠出三個字，「對不住。」她攏住衣袖，單膝跪了下去，動作小心翼翼。「奴婢罪該萬死，冒犯了殿下。」

她的嗓音像第一捧春雪融化，極為溫柔，帶著撫慰。

姜與倦怔住，這聲音與記憶中那又媚又冷，咬字都帶著狠毒的音色大相逕庭。

白婧早就想過，夜闖芳華宮時她以真容示人，現下易了容，武功又被化元丹隱去，唯一的漏洞只會是聲音，不過改變聲線，控制說話的節奏，於她而言可是非常簡單的事。

聽到這宮婢先向自己請罪，姜與倦更覺得自己不是人，歉疚感一下子壓過懷疑，

他俯下身，放輕了聲音，彷彿擔心再次嚇到她一般，「妳怎知孤的身分？」

白婧低聲回道：「玉帶……只有儲君才束玉帶。」

姜與倦一頓，儲君以外的王侯貴族，除非陛下隆恩，私佩玉帶視同謀反。

他真是瘋了，如果這宮婢真是那夜的刺客偽裝，怎敢如此堂而皇之出現在他面前？

可根據斬離的調查，這十五天內並無可疑之人出宮，他相信斬離的偵察能力。

突然有腳步聲傳來，還有宮燈隱約的亮光，白婧忽然抬起眼，驚恐道：「奴婢這樣若是被看見，會沒命的！」

話音剛落，一件緋紅外袍便披在肩上，白婧被虛攙而起，一隻手隔著布料攬住她，將她輕輕圈進一個寬闊的懷中，他帶著她一同轉到樹後。

一隊巡夜的侍衛走過。

與他靠得這樣近，白婧渾身都不對勁，覺得憋屈極了，但是她忍住了，想去掐他一把的手也緊緊握住，垂在身側。

又是那股熟悉的氣息……姜與倦垂目看著她。

白婧轉了轉臉，聽見他沉穩有力的心跳聲。

雪夜很安靜，她有些冷，從長袍傳來的溫度很好地緩解了冷意。

雲層中透出月光，雪堆反射，在樹旁拉長兩人影子，距離極近，像一對親密情人。白婧尖尖的下頷躲在狐狸毛下，她怯怯抬目，眼睫上殘留淚光，細碎的閃耀著，光暈動人。

姜與倦又是一怔。

白婧猛地將他推開，頭也不回地提著裙裾跑了，身上掛著的緋袍像一隻紅蝶墜地。他站在梧桐樹下，枯葉簌簌飄落，胸膛還停留著她伸手一推，軟綿綿的觸感。他的疑心分明還沒有卸下，可看著那漸行漸遠的背影，他不禁有些茫然。

第三章 小女子能屈能伸

白婧回房換了衣裳，又喝了一大壺茶才平定心神，她咬牙切齒，嚥下三個字，姜與倦！

過了約莫半刻鐘，門突然被推開，常嬈嬈站在門口一臉焦急。

「哎喲，方才到哪裡去了？殿下的鶴駕就快到通明殿了，還不快隨老身過去！」聞言，白婧眸光一暗，再抬眉，神情已是十分柔順。「知道了，嬈嬈。」

太子所坐的轎子，轎身繪有繁複花紋，以金絲點綴。

一隻手拂開琉璃珠簾，青年修長身姿半彎，踩著腳踏下來。

崔常侍笑著迎上來，「殿下總算回來了。」說著引人進了內殿，為他取下外袍，置於青玉魚紋的掛座之上。

通明殿內鋪著狐毛毯，踩上去如同置身雲端，角落銜珠貔貅鼎中，旃檀香氣四溢，因設地暖，室內暖融融一片。

一張高過人頂的六扇紫檀瑚松木紋折屏，將寢室隔成了內外雙間，屏風側旁安放紅木雕雲紋嵌理石羅漢床，鋪設了嶄新的寢具，被枕整齊，帳頭懸垂谷紋雙玉璧

流蘇。

對面地上設一張供坐的長方矮榻，鋪著茵褥，中間一張几案，其餘櫥櫃、箱笥各自靠牆而置，每隔三步便有青蟒金漆燈臺，燭火通明。

姜與倦坐到几案旁，一身禪衣，袖子垂在茵褥之上。

崔常侍奉了茶道：「本不該用這等小事叨擾殿下，然則也不能不請示，因著下月殿下冠禮，按規矩，須得選出個初禮宮人，皇后娘娘將事兒交給了常嬪嬪，這不，人選給您挑出來了，但還得您過過眼，才算敲定下來。」

姜與倦拿著茶盞，啼笑皆非，「孤不是一向不過問此事嗎？」他抿了口茶，放下茶盞，又道：「既然是規矩，全權交給常嬪嬪便是。」

崔常侍賠笑道：「殿下好歹也見見……萬一不合您心意呢？就算您不計較，往後皇后娘娘也是要問小人罪的。」

姜與倦正翻開書卷，聞言便道：「那便見一見。」

常嬪嬪早就候在門邊，接到吩咐立時帶著宮女們魚貫而入，一齊跪在太子跟前。她又是問安，又是絮叨這幾日東宮的大小事宜，姜與倦耐心聽完，神色溫和。常嬪嬪直說到哪個宮女偷懶被罰，崔常侍一聲輕咳她才反應過來，拍拍自己的嘴，「哎喲，老奴這張嘴，上下一碰就停不下來。您看，這會兒也見了人，今夜要不要留一個人伺候？」

姜與倦神色淡淡的，掃了一眼少女們，剛想說「不必」，忽然一頓，發現個意料之外的人。

這人前不久才在宮苑外的小路邊見過。

現下光線極好，能將她的模樣瞧得分明，小臉，翹鼻，抬眼看人時，一對遠山眉倒是溫柔，但是不笑的時候，眼神有點冷。

她穿著鵝黃色的衣裙，恭恭敬敬跪在最後面，所有人都不敢抬頭，她卻與他對上視線，雖然她下一刻便飛快垂下頭，卻給人一種掐準了時機的感覺。

姜與倦蹙眉，他一向不喜歡太豔麗的顏色，他今日那身緋衣，還是崔常侍說是母后的一番心意，他才勉強穿的。

這少女的打扮，完全不符合他的喜好，偏偏還在鬢邊簪了茜紅色的珠花，眼唇不知是否上了胭脂，透著嫣紅，看得他頻頻蹙眉。

但不知為何，他卻手一指，「就她吧。」

常嬪嬪領著其他宮女退下，崔常侍也跟著退下，並將門闔上。

白婧柔順地跪著，長髮掃在背部。

姜與倦走上前，在她面前站定。「妳的名字。」

「白婧。」

「哪個字？」

白婧抬眉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握住他的手，在他掌心裡，以指尖作筆，一筆一劃寫出個「婧」字。

以他的角度，只能看見她輕顫的眼睫。他將手抽回，掌心微癢。

「奴婢失禮。」她說著跪伏下去，「還未謝過方才殿下幫助奴婢。」

姜與倦饒有興味地看著她，輕聲道：「怎麼這麼巧呢。」

白婧道：「《摩訶止觀》中說招果為因，緣名緣由，萬發緣生，皆是緣分。奴婢與殿下實屬有緣相會。」

「妳還讀過佛經？」

「從前家慈喜歡念叨幾句，」白婧柔聲回道，「奴婢也因識得些字，才能進司經局做事。」

姜與倦轉身往床榻走去，「孤要就寢了。」

「是。」白婧起身，慢步向前。

他坐在床邊，神色有些倦怠。

白婧為他脫襪，心中默念一切都是為了寶貝寶貝寶貝。

雪白的長襪褪去，露出瑩白腳踝，形狀精緻的腳背，趾尖含著微紅，像是滴露的玫瑰。

第一次見到比女人還美的雙足，白婧歎為觀止。

怎料猝不及防，美足輕輕抬起，踹在她的胸口上。

平白無故挨了一腳，她重心不穩，跌坐在地，愣在那裡。

「常嬾嬾沒跟妳們說過不能碰到孤嗎？」他赤腳踩在毛毯上，居高臨下睨著她。

白婧看見他的腳趾蜷縮在雪白的衣袍之下。

這是故意激怒她呢，看來他還是沒有打消疑心。

她再一次認錯。「奴婢知罪。」

其實他踹的這一腳並沒有用太大的力氣，她的胸口並不痛，可是她的頭卻疼了起來。

誰說他寬容和善、溫文爾雅的？分明是表裡不一，莫名其妙！

「殿下……」端著托盤再次進來的崔常侍見到這場景，有些驚訝。

姜與倦望過去，「何事？」

崔常侍眼觀鼻鼻觀心，「皇后娘娘賜下美酒，說為殿下助興。」

姜與倦往托盤看去一眼，立刻明白之前他喝的那杯「楊花落盡」，也是他親娘的手筆。

這是皇后賜下的酒，白婧必須飲，她沒什麼猶豫，端著杯盞便入了口，抵唇，還嫌有些淡。

不過這話不能說，只能擺出一臉受寵若驚的表情謝恩。

姜與倦逼自己舉盞飲下，臉龐迅速紅了起來。

白婧再次歎為觀止。

崔常侍心滿意足地離開了。

白婧為姜與倦更衣，他任由她動作，不放過她一絲一毫的表情變化。

她低眉順眼，神色平靜，沒有任何異樣，姜與倦於是去看她在衣帶上擺弄的手。

很纖細，肌膚白淨光滑。

白婧垂眸，暗中慶幸好在她並不用刀劍一類的兵器，手上並無繭。

姜與倦別開目光，倦意濃濃襲來，他眼眸半睜，思緒尚且維持清醒。
穿上寢衣，他躺上榻，蓋上錦被，睡姿乖巧。
白婧取下珠釵，烏髮如瀑披落。燈光下，少女容顏似玉，泛著柔和的暖色。她在榻邊磨蹭著，想去掀那雪白暗繡的錦被。
掀不動，她暗暗用了力，還是不動。
原來他死死按住了被子。
一頭亂髮散在枕上，姜與倦看著她，唇半抿，滿臉都寫著拒絕。
白婧：殿下，您這樣好像顯得是我急不可耐？
她扯平了臉皮，溫柔又可憐地說：「殿下，是您親口說留下奴婢的。」
他定定的看著她，好像在努力理解她這話是什麼意思。半晌，他從被子裡慢吞吞伸出手，指了指矮榻，要她睡那兒。
白婧惡毒地想：恐女症？不會是不行吧？
她立在燭光下，默默將手攥緊，「奴婢不知……不知哪裡惹了殿下不喜。」話音一落，淚也跟著落下，那股委屈勁兒不像作假。
姜與倦將視線移開，半晌才慢吞吞說：「孤，和妳，還不熟……」說著說著，他的表情又嚴肅起來，「哪有剛認識就睡一起的，這兒又不是青樓。」
白婧覺得奇怪，他在驚扭這個？可是抱都抱過了，要說睡，在芳華宮時四捨五入，也算是了。
本來她都做好心理建設，他這容色，放在江湖上也是採花大盜垂涎的頭號人物呢，她不算虧。
男女之間的事兒，她雖沒親身試過，但教中廣為流傳的那些話本子裡都有，她一個女兒家都不害臊，你堂堂太子，竟然純情起來了？
可事到如今，白婧不得不配合他，「是，奴婢知道了。」
到了半夜，室內溫度有些低，白婧窩囊地蜷縮成一團，暗暗咬牙。
姜與倦，你可千萬別栽到我手裡！

翌日，常嬪嬪來問安。
姜與倦穿戴整齊，拿出一塊染著點點血跡的白絹。
白婧呆滯，隨即反應非常快速地假裝羞澀道：「殿下威猛。」
常嬪嬪：「……」
姜與倦輕咳了咳，道：「好了，常嬪嬪，妳可以去交差了。」
常嬪嬪千恩萬謝地走了。
「殿下是不是傷了自己了？奴婢心疼。」白婧捧起他的手找傷口，滿眼擔憂。
姜與倦愣了愣才道：「放肆。」擺起架子來了。
白婧被他一凶，又露出泫然欲泣的神情，眼巴巴地看他一眼，又飛快垂下頭去，搓著袖子，很是不安。
姜與倦感覺到一股無奈湧上心頭，脫口道：「這宮裡並不全是孤的人，言行舉止，

須得注意身分。」

說完他就後悔了，跟她解釋什麼？

白婧這才抿唇笑了笑，她看著他，滿眼都倒映著他的身影。

白婧的臉微微泛紅，宛如初綻的桃花，那晶瑩剔透的眼珠中，薄薄的冰層碎裂，透出盈盈的光彩來。

她神色平和，直視著他，看進這青年清澈的眼眸深處，柔潤的唇將心裡的話款款吐出，「奴婢未進宮前流離四方，曾聽說書人說毓明太子風華絕代。做了掌典後，也常常聽別人說起東宮。您在我們心中，是君子無雙。奴婢作夢也沒想到有一天能站在您的身邊。」

晨光打在她未施粉黛的側臉上，姜與倦甚至能看清細小的絨毛。

她卻不敢再與他對視，微微垂下頭去，長髮滑至胸前，脖頸弱白而纖細，像是一手就能握住。

「奴婢見識淺薄，身無長處，可能連地上的泥土都不如，但在奴婢心裡，進了通明殿，就是嫁給了您，您就是奴婢的夫君，是奴婢的天。是殿下給了奴婢在身邊伺候的福氣，奴婢這一生都是屬於您的。願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潔。」她含情脈脈，語氣纏綿，紅霞飛面，憋氣憋得臉蛋通紅。搜腸刮肚，才擠出兩句話本子裡才子佳人的情話。

說完，自己雞皮疙瘩落一地。

姜與倦也雞皮疙瘩掉一地，他不自在地別開臉，「哦，知道了。」

這麼冷淡？

白婧不可置信，被他像趕什麼一樣趕走了，身後房門砰的一聲關上，她愣了半天，才黑著臉走掉。

那扇門後，姜與倦低聲重複道：「夜夜流光相皎潔？」

他忍不住嗤笑出來，從沒人對他說過這麼大膽的話。

毓明太子從小到大聽到的，都是奉承與諂媚，像這樣直白又羞怯的小女兒心思，壓根沒有機會接觸。

有一瞬間，他被那種不加掩飾的純粹擊中，可也僅僅是一瞬間。

立刻就有種微妙的被蒙蔽的感覺，因為這個女子給他的直觀感受實在過於矛盾。

說她是個普通的婢女，為何數次做出逾越之舉而渾然不覺？

若說她不是，那又為何弱不禁風，沒有半點武力，總是一副擔驚受怕的模樣？

實在是太過矛盾，矛盾到讓他忍不住想探究，那究竟是不是一層面具。

作為毓明太子的「啟蒙」婢女，榮升「白內人」的白婧有幸被賜居通明殿偏殿。

過後，太子又賞賜了一套嶄新的衣裙，附言「賠禮」。

簡潔兩字，惹人遐思。

衣裙遵循他的審美，上襖是毫無新意的米白色，點綴了羽毛繡紋。下裙則是淡青色，連裙底的繡花也規規矩矩。

送禮的崔常侍表情意味深長，乖乖，這麼激烈，連衣裙都扯壞了。

白婧看了新衣裳一眼，興味索然，但不忘撐起淺淺的微笑，移步上前，將一早準備好的銀錠子放進他手裡。

「多謝崔常侍，勞煩崔常侍轉告殿下，奴婢甚心喜。」說著撫過那套衣裙，回想那一日杜茵撫摸袖衫的神色，做出了個類似的，側顏溫暖而明媚。崔常侍見狀，露出欣慰的表情。

「她真這麼說？」姜與倦轉過臉來，筆上濃墨飽蘸，還未滴落。崔常侍點頭，「一開始見著奴才，不鹹不淡的，聽說是殿下賜衣，便立刻上前了，奴才出來時回頭看，那眉眼裡都帶著笑呢。」

姜與倦落筆，「你收了人多少銀子？」

崔常侍哀嚎，「殿下，奴才冤枉啊！實在是看白內人真情流露，才覺得應該說給殿下知道。殿下這麼多年來，第一次對一個女子上心，奴才得小心對待不是。而且銀子什麼的，她還不算大頭的，往常那些想巴結殿下的，那可是一出手就嚇死人。所以呀殿下您想，奴才有什麼理由幫著個小小內人瞞騙殿下呢？」說罷狗腿一笑。

姜與倦斜睨他一眼，有沒有人來告訴孤，這傢伙到底貪了多少錢？

姜與倦素來對親信十分寬縱，崔常侍與他一同長大，交情過命，這些話倒也不值得他在意，但口頭上還是警告一下，「再這般沒規沒矩，就跟斬離換崗吧。」

幽均衛首領兼任東宮侍衛長的斬離，每日雞鳴便會到演武場負重奔跑，再與人對播數十回合。

「奴才知錯！」崔常侍趕緊上前，乖覺地研墨，覷了眼殿下，他穿一身青灰色立領長衫，瑪瑙扣子一路扣到最上，密不透風的，面容溫文秀雅，許多時候卻也挺嚴肅。

沒想到私底下那麼……狂放啊。

看來昨夜殿下很讓人滿意嘛。並沒有他跟常嬪擔心的那回事。

眼神瞟過來，一接觸，姜與倦同為男人哪裡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立刻皺眉，「研墨就研墨，亂想些什麼？」

崔常侍再次搖頭，「奴才不敢。」嘴卻咧著，欲蓋彌彰。

姜與倦下頷線條繃緊了幾分，但是不想多解釋什麼。

他曾設想過，假如他的直覺是錯的，這一次真的是他自負？

昨夜過於草率的決定，以後該如何收場？

想到包括崔常侍在內的人的反應，姜與倦深深蹙起了眉。

白婧本是司經局的人，那裡的差事比別處清閒，半個文職，還算自由。

按照大昭規矩，二十五歲便可自贖出宮。可自被他選中，踏入通明殿起，就代表這一生都是東宮的人。

於情之一字上，他並無造詣，卻也知一人心不相離，有多麼難能可貴。

他尊重這樣的情感，即便不能回應，也會報之以瓊瑤。因他在深宮長大，見過太

多白頭宮女。

他想起前朝太行皇室的開國皇帝，那是一位舉世無雙的帝王，可他一生只有一位妻子，琴瑟和鳴舉案齊眉，百年之後同葬帝陵，而高祖在位期間，同樣四海昇平政治清明。

禮部尚書曾為帝師，從拜太子太傅以來，便與他說過許多太行高祖的事蹟。

他從小就滿懷憧憬，希望到自己繼位，即便不借助裙帶關係，也能創造一個開明盛世。

姜與倦生來情感寡淡，始終覺得身邊只需一個人便夠了。

杜茵不論是品貌還是才情，都符合賢妻的標準，他與她一同長大，看著她長成足以適配皇后之位的模樣。

可那個人的出現，讓二十年來的定數被打亂，雖是微末，卻也令他驚訝。

但那個女子並無錯，假如……她真的是她，不是別的什麼人。

這樣一想，姜與倦的心裡多了幾分歉意，故才贈衣給她，又替她安排了新的居所。

在未確定之前，他權且信她，暫時將她納入自己的羽翼之下。

但願她不會讓他失望。

最後一筆劃過，姜與倦將紙箋折好，裝入信封中，以朱砂封口。

「你去一趟奉常寺，將這信轉交給魏大人。」姜與倦淡淡道，「務必保密，此事絕不能有第三者知道。」

崔常侍的神情也凝重起來，鄭重接過信，「奴才明白。」

姜與倦起身，負手走到窗前，心中算著冠禮的日子。窗外的桃花樹捲起了花苞，這是二十年前那位娘娘親手種下。

春來得這樣悄然。

但願東府中那人能配合一些。他其實並不想太為難人，畢竟是故人舊識，他並不願故人在九泉之下寒心，可事關國本，先公而後私，容不得他顧念。

姜與倦眉心微蹙，眸裡如濃墨湧動。

另一邊，常嬪樂滋滋地到鳳儀宮通報。

皇后聽罷，欣慰點頭。

她深知兒子性情，從來不熱衷男女情愛，倘若娶了正妻，在登基之前，恐怕是不可能納妾的，光看他這整整二十年，身邊從無安置侍妾便知。

外面人以各種名頭送來的美女，他一概拒絕，或是遭到別的宮裡。

他從小就是個極有主意的，她很難改變，只能潛移默化。

杜茵雖是她親自挑選的太子妃，可東宮的後院，也算是後宮的一個小小縮影，須得有個平衡。

若是光他們杜家占了大頭，陛下就算一直放心，幾個御史參本上去，也該疑心了，到時給人鑽了空子，才是真的大事不妙。

她讓常嬪挑選侍妾、又送楊花落盡，帶人到太子跟前，選個可心人兒伺候，就

是這個道理。

先挑幾個家世清白、性情好的服侍太子。自古男子，誰不三妻四妾，更何況他可是未來的皇帝。

等杜茵嫁進來，新婚夜便不用太受苦，再因著這些侍妾身分不高，也好管束，絕不會撼動她的地位。

到時再慢慢搭線一些世家女兒，多一些助力，以後登基，太子的日子也能順些。只不過，讓皇后出乎意料的是，昨夜才見一面，太子便選定了宮女侍寢，她還以為至少得勸上幾日呢。

聽常嬪說，也不是個絕代佳人，中上之姿而已，太子仁厚，也許只是隨手一指，不願拂了娘娘好意。

什麼時候兒子這麼好打動了？

皇后一邊訝異，一邊對「白婧」這個名字上了心。

Crescent Family